

# 卷十四上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 卷十四上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孟子 宋  
 索書號 貴重-1  
 編號 A393200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章句上凡七章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之時是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梁曰梁

王聖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9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詩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凡三十九章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

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  
 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戰爭三章言文之過  
 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  
 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六  
 章言既窮不憫貴而思降七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  
 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八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  
 九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十章言務利蹈姦務德  
 正禮明其五教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十四  
 章言得民爲君爲臣重民敬祀治之所先十五章言



伯夷下惠變貪厲薄十六章言仁恩及人人能弘道  
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  
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十九章言正己信心  
不患衆心二十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開以闇責明  
闇者愈迷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仁義在  
身當常被服舍而不修猶茅是塞二十二章言前聖  
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何得相踰二十三章言可  
爲則從不可則凶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  
有害也二十四章言尊德樂道治性勤禮二十五章  
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斜二十六  
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八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  
甚之以爲過二十七章言養民輕斂君子道也二十  
八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一珍二十九章言小知自私  
藏怨之府大雅先人福之所聚三十章言教誨之道  
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三十一章言善怒仁  
義充其大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三十二章言道之  
善以心爲原三十三章言君子之行動合中禮湯武  
之隆不是過三十四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

水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三十五章言清  
淨寡欲行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  
者速禍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  
終身不聾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  
上狂狷不合似是非而非色厲而內淫鄉原之惡聖人  
所甚戒三十八章言三皇一已來人倫攸叙聖人不出  
名世承間雖有斯限蓋有過不遇焉是以仲尼止於  
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  
五章是盡心篇  
有八十四章矣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  
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



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惠王好戰殺  
入故孟子曰不仁哉公孫丑問曰何謂也註丑問及  
所愛之狀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  
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  
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註孟子言惠王  
貪利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  
不收兵大敗而欲復戰恐士卒少不能用勝故復驅  
其所愛近臣及子弟而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  
不愛而往趨死亡故曰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

死焉註孟子曰至愛也。正義曰此章言發政施仁

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  
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  
其用恩於所愛親幸者以加於所不親幸者是自  
近及遠之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  
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  
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愛  
之狀是何所謂也公孫丑未曉其旨乃問孟子曰及所  
也孟子言世稱不仁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  
鄰國之土地而戰其民死亡於野糜爛其骨肉及  
真大敗將欲復戰之恐懼其不能戰勝以其士卒之  
少故驅率其所愛幸之親臣及親愛之子弟以從之  
而往趨於戰死是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者也此  
所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左傳云未陣而薄之曰  
敗其師大崩曰敗績今梁王之敗獨謂之大敗者以  
其敗其師與敗績不足言故構為大敗抑又言梁王  
不以義戰以見梁王不仁之甚也。

孟子卷之四 梁惠王下 四



敗於齊長子死焉。正義曰此蓋首篇說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

者也被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芥

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上伐下謂之征諸侯敵國

不相征五霸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

正者也正義曰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

無義戰者也孟子曰至敵國不相征也孟子言春秋

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或因怒與師或

棄禮貪利未嘗有禁暴救亂之義也是以春秋無義

戰然而春秋雖謂無義戰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

未嘗無也是以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夫征者以上伐

下無有敵於我師所以正彼之罪也如抗敵之國則

相為強弱以結禍亂非上之所以伐下罔有敵於我

師者其勢皆足以相抗皆出於交惡者也故曰敵

國不相征也孔子舉毫毛至春秋也正義曰

此蓋言春秋無義戰之謂也如有之則孔子必書故

有是之言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

流杵也書尚書經有所美言爭或過若康誥曰曷

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

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





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  
 武成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鬪殺人血流春柝孟子  
 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  
 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  
 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過實聖人不改錄其  
 意也是故取於武成二三策而已孟子言尚書之文  
 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不若無書而已  
 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疑惑於人也故孟子言我於  
 書之武成篇持取二三策而為不盡信之而已蓋尚  
 書之過辭多矣所以不暇具言之故於武成但取二  
 三策而言耳曰仁人用兵故前徒倒戈無有敵於我  
 師也是以至仁之人而誅伐其至不仁之人而何其  
 武王誅紂戰鬪殺人乃至於血流春柝也此孟子於



武成所以執此而言書之不可盡信矣正義曰此章言文之  
 過實聖人不改錄其  
 至不取也。正義曰康誥曰曷聞于上帝者蓋成王  
 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此康誥也云我西  
 土惟時估曷聞于上帝帝休孔安國云我西土岐周  
 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教曷被四表上聞于天也  
 云甫刑曰皇帝清問於下民者蓋呂侯見命為天子司  
 寇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此篇蓋以穆王命作夏禹  
 贖刑之法以布告天下也皇帝清問下民者孔安國  
 云堯帝詳問民患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  
 子孫孫永保民者蓋康叔為政之道亦如梓材治民  
 故曰梓材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孫孫永保民孔  
 註云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又欲令子  
 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也餘見前說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  
 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

卷之四

四

禮記

奚為後我

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

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頭見征何謂而後我已說於

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

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

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

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賡衣趣馬小尹三百兩三

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百姓

歸周若崩厥角額角犀一厥地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

也欲令武王來征已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孟子曰



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兩必仁伐暴

離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孟子曰有人謂我善為戰至焉用戰者

勸諸侯以攻戰者也其為大罪之人也且國君好行

仁政以及民人凡有所征天下無敢有敵者也故南

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矣為後我

說已在三篇矣武王之誅伐商紂有兵車三百乘虎

賁之勇士有三人武王令告於商之人曰無驚畏

我來安止爾也故不敵抗敵之百姓皆崩摧其角若

無所容頭乃稽首拜命故征之所以言正彼之罪也

百姓各欲武王來征已之國焉用為善戰者乎此孟

子所以有是而戒時君好仁以為無敵之道而已是

又戒時之臣無以戰事言於時君耳

陣者。正義曰革車者以皮為飾者也牧誓言武王

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

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十人舉全

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



又案太誓篇云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孔安國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啻若崩厥角無所容頭者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梓匠輪輿之工能以規矩與人入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

之法亦不能成器也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

以善疏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

輿之工能與人規矩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

喻當時之君如心拙雖得規矩法度亦不能成美器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

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註糗飯乾糲也袵畫

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

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

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疏正義曰此

不憚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殊者也孟

子言舜初於耕歷山陶河濱之時以糗而飯以草而

糲若終身如是馬父堯禪位為之天子所被以畫衣

當有之也註糗乾糲也至黼黻絺繡也○正義曰

云糗糲也按釋名云糗乾飯也云袵畫也說文云

袵玄衣也孔傳云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

曰絺五色備曰繡云果侍也按許慎謂女侍曰保今

而遂誤數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





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

知其重也一聞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

何異哉疏正義曰此章言怒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

身者也孟子言我於今然後知殺人之親之為最重

者也殺彼人之父彼人亦殺已父而報之殺彼人之

兄彼人亦殺已兄而報之如是則非已之殺但一聞

耳以其與自殺之無異也註父仇不同天兄仇不

同國。正義曰繁禮云父之讐弗與共戴天交遊之

讐不同國兄弟之讐不反兵蓋所以避之也周官云

父之讐避諸四海之外所謂不與共其國蓋非周禮

歎又周官謂人凡殺人之義者勿令讐讐則殺之而

不義在邦法不可殺者必避之而已

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註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以誠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

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巨荼虐之道也疏正義曰此

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懼將為暴故譏

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譏而不稅將以禦暴亂非常

之人而已今之為關乃征稅而不稅將以為暴亂之

道也按周禮司關云凡四六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

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

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

言數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

妻子註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



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

子順之而无他人乎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

不履其行道雖妻子之間且有所不行以其無所

效法者也使人如不以道理雖妻子且有不順况能

行於民乎苟况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

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註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

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疏正

曰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

者也孟子言人積備其利物以為周于利者則所養

常厚故凶荒之年且不能殺死喻人之能盡其性以

為周于德者則所守彌篤故姦邪之世不能亂其志

蓋以戰國之時無富而教之

之術此孟子所以救之以此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於色**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

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

子染指醜羹之類是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廉貪相殊





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也叔齊名智  
 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世家云王餘昧卒欲授  
 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  
 代立必致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  
 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凡此是伯夷季札之讓  
 千乘之國也云鄭公子染指而羹者案魯宣公四年  
 左傳云楚人獻鼈於鄭靈公公曰我如此必嘗與味及  
 公之食指動以示于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與味及  
 入宰夫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  
 夫鼈召子公而弗與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  
 怒欲殺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  
 之而况君乎反諸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故  
 經書曰鄭公子  
 弑其君夷是也

**孝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  
**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

自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叙泯亂無

政以教人農時貢賦則不入故財用有所不足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源聖

人以三者為急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  
 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  
 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  
 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  
 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  
 用於是乎不足此孟  
 子言之亦其叙之然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

**也**

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於有庠叔鮮叔度封於管  
 祭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





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

焉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

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曰不仁而得國有

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者孟子言世有不仁

之人而得其國而為臣者有之矣不仁之人而得天

下而為王者故未之有也是以桀紂幽厲雖得而終

亦失之亦且不為者也注象封有庠叔鮮叔度封

於管蔡與丹朱商均者。正義曰云象封有庠孟子

於萬章篇言之詳矣云叔鮮叔度者案世家史記云

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

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世本曰居上蔡丹朱

商均者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

天子注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丘十六井也天下

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得乎天子

為諸侯注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

夫注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

變置注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注犧牲已成肥脂梁稻已成潔精祭祀社稷常

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

而更置之疏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為



子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為貴不可賤之者也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為輕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天子之心則為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大夫有其家如諸侯不能保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為士有其室如士不能保其室得乎士之心以為庶人得乎庶人之心以為工得乎工之心以為商得乎商之心以為農得乎農之心以為士得乎士之心以為庶人得乎庶人之心以為工得乎工之心以為商得乎商之心以為農得乎農之心

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云殷湯周文王蓋引此二王皆自百里而起為天下王是得乎民心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之

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槩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

能若是乎而况於親炙之者乎頑貪懦弱鄙狹也

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

感人若是喻聞尚然况於親見而薰炙之者乎





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夔、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况於親炙之者乎？此言伯夷、柳下惠、夔、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聖人之道無窮為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夔、厲、薄、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孟子曰：至而人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下惠之和而為廉儉懦弱之夫化而有立毅之志，聞下惠之和風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使百世之下莫不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頑貪至美其德此蓋於上篇言之詳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能行仁恩者人

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正義曰：此類人入能弘道也。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

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楊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焉。

○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者也。其說俱見

孟子曰：君子之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君子

孔子也。論語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孔子乃尚謙不敢當君子之道，故可謂孔子為君子也。孔子所以克於陳、蔡之間者，其國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





危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見危謂君子固窮窮不  
於陳蔡二國之間幾不免死以無所可與雖死而不為瀆  
其上下無所事雖死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  
是為無交接也論語衛靈公之篇云孔子在陳絕糧  
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豈非窮不變道者能如是乎  
不惑勇若者不  
懼是三者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註**貉姓稽名仕者也為衆口所

訕理賴也謂孟子曰稽大不賴人之口如之何也孟

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註**審已之德口無傷也

離於凡人而仕者亦益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

**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註**詩邶

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憂在心也愠于羣小怨小

人聚而非議賢者也孔子論此詩孔子亦有武叔之

口故曰孔子之所苦也大雅絲之篇曰肆不殄厥愠

殄絕愠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隕絕畎

夷之愠怒亦不能隕失文王之善聲問也**疏**貉稽至

○正義曰此章言正己信心不意衆口衆口譴譁大

聖所有况於凡品之所能禦者貉稽曰稽大不理

於口貉稽名亦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

子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答之以德也以其為



士者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邠風柏舟之詩  
有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言憂悄悄常在心見怒于  
群小與小人也以其孔子刪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  
毀故曰孔子尚如是憎多口也大雅絲之詩有云肆  
亦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夷之愠怒然  
口也此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以爲無傷也○  
邠風柏舟之篇至聲聞也○正義曰此篇蓋言仁人  
不遇也註云愠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  
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絲之  
篇者蓋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今也  
愠患隕墜也  
畎夷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賢者治國法度昭昭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

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

使人昭明不可得也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闇

賢者可遵讓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

諸已然後求諸人之道也昭昭者之君治國以其昭昭

明己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

不能自明已之道德而欲使人昭明微不可得也

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

濁其源而求流之清何異於青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則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

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

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  
山徑山之積有微蹊介然入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



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

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塞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

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正義曰此章言聖

舍而弗修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倦者也孟子謂

於高子曰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如用

而行之則蹊成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

成其路也喻高子之為善止於中道而其心為利欲

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

蓋高子嘗於為詩而不履乎意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

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難之曰何以言之

何以追蠡高子曰禹時理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

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

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

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

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久故追欲絕耳

譬若城門之軌鑿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

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

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

三王一體何得相喻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

將以啓其蒙著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

子言於孟子曰禹王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

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

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見高子蔽惑故難之曰何



孟子卷之五 十五 樂論

以言禹之鞏尚文王之聲也曰以追蠡高子曰以其  
追蠡鍾鈕之銳欲絕故云然也孟子曰是奚足哉城  
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蔽也言  
此追蠡何足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乎且譬之城  
門之軌畜其限之深處豈以積漸之久故使然也非  
也言禹王至文王其鍾用之亦以日久故能磨銳至  
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蔽不獨於詩也所謂太山  
之溜久而穿石單極之練久而斷幹其來非一日  
也兩馬即如註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公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

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棠齊邑也孟子嘗勸齊王

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時

人賴之今齊人復饑陳臻

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

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

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

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

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

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馮姓婦名

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

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逐虎者撻迫也虎

依隙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

迎讓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

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

言之於君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

齊饑



至笑之。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陳臻曰：「至殆不可復者，蓋齊國之人時皆被饑，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不復發，崇色之粟以賑陳臻，為孟子之弟子乃問：「子言齊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發崇色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崇色之粟，為齊王不可復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為士者皆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喻而比之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崇是為馮婦者，也。馮婦能暴虎馮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能搏虎，後為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眾人逐其虎，虎乃皆趨進而迎之，馮婦乃下車攘臂欲復搏之。眾人皆悅其勇猛，其為士之黨者，知道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恃威虐以懲民，亦若虎之負隅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為發崇，非不足以悅眾自君子觀之，亦若為士者之笑馮婦也。以其不知止矣。」

止義曰：案齊世家史記云：棠公妻好裴駟云：賢進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崇之為齊邑助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

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  
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思  
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  
禮敬施於賓主智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人得  
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  
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  
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  
修禮學智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  
君子不謂命也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

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也九言其事以勸戒者也  
孟子曰至君子不謂性也者至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  
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聲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  
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之性所欲也然而得居  
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爲有命在所不求  
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  
也至君子不謂命也者孟子言仁以恩愛施之於  
父子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  
智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具四端聖人兼統四體而  
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歸之於命也  
然而有是五者皆稟乎天性也以其有性存焉君子  
以爲有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  
命也孟子言之所以分別  
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

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





等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為人有善有信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為善信之行，謂何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為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為信人；不億不信也。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為美人；美德之人也。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為大人；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有聖

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樂正子至下也。○正義

曰：此章言神聖以下憂劣異差，樂正好善，猶下二科也。是以孟子為之喜者，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樂正子為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也。以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孟子答之，以為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以其有善，有信，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也？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至四之下也。者，孟子又答而詳為之解之曰：己之可欲，使人欲之，是為善。有是善於己，謂人亦有之，是謂之信。所謂善，即仁義禮智也。是為可欲之善矣。充實其善，使之不虛，是為美人。故謂之美，充實其善，而宣揚之，使有光輝，于外是為大人。故謂之大。大人具此善，不特充實於己，而推之以化人，自近以及遠，自內以及外，是為聖人。故謂之聖。以此之善



又至經以萬方使人莫知其故是為神人故謂之神  
凡是大善而樂正子能善能信是在二之中而在美  
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孟子  
子聞樂子為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見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

矣

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

道為已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  
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  
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